翠袖乾坤

基業可否長青？

伍淑賢

看了藝術中心Foster + Partners「建築之藝術」展覽，和《How Much Does Your Building Weigh, Mr Foster？你的建築物有多重？》紀錄片，展示了英國建築師福斯特Norman Foster的重要作品，包括我們熟悉的香港匯豐銀行總行、香港國際機場、北京國際機場、西九文化區和啟德郵輪碼頭，還有英、德、法、歐洲和中東多國的公共建築和著名商廈。

福斯特是當今最重要建築師之一，一九八五年的香港匯豐銀行大樓，為二十世紀摩天大樓的定義揭開新一頁，而他的機場美學，也影響了亞洲各大都會機場的風格。今天的Foster + Partners建築事務所，當然不是幾個建築發燒友單打獨鬥的小生意，而是個擁有過千名建築師、大量支援人員的跨國企業。紀錄片頗有歌功頌德的感覺，作者對福斯特有英雄式的崇拜：七十幾分鐘的片長，單是描述福斯特的成長和成就已幾乎不夠時間，更遑論深入和批判地討論這位大師的成敗得失。

但紀錄片還是帶出了一點：成功的背後，已有人批評Foster + Partners部分作品是似曾相識，重複舊作。畢竟一個人的創作精力是有極限的，儘管是再厲害的大師，也不能每天有突破，迎合流水作業式的生產和無盡的客戶要求吧？

藝術家可不可以藉着企業化、體制化，從而永恆地存在下去，而不失始創者的精神面貌，甚至更上層樓？這其實也是創業的原意。個人生命有限，企業卻可永存，把創業者的風格精神，通過公司機制和商業運作長久延伸，永續發展。不過，這些往往只是創業者的主觀願望。看看沒有蓋茨主事的微軟公司表現，和坊間對「後喬布斯」的蘋果公司不大看好的情緒，便知道要維持創業者精神永在這回事，是多麼困難。

有成功的例子嗎？有，比如中國消費者趨之若鶩的歐洲高級時裝和皮包品牌，部分便是以家族生意Family Business的方式，配合優良的品牌管理，把生意做得越來越好。不過建築不是消費品，是門公認的藝術，不知建築師事業也可否如此？

海闊天空

天池緣分之旅

蘇狄嘉

長白山以一望無際的原始森林，高峰環抱的高山湖泊——天池，磅礴的長白瀑布，奇異的火山峽谷地貌，珍貴的動植物令人嘆服，吸引遊人。

長白山位於歐亞大陸東端，吉林省東南部，地處延邊朝鮮族自治州和白山地區境內，在中朝兩國邊境上，是中國東北部最高的山地。長白山四面山坡，北、西、南三坡均處中國境內，惟東坡歸入朝鮮國境，故遊客如何嚮往，極其深度探索，也只能在北、西、南三坡遊走。

長白山是一座休眠火山，據史料記載，從十六世紀以來，曾有過三次噴發。第一次是一五九七年八月，第二次是一六四八年四月，第三次是一七〇二年四月。受長白山地形垂直變化的影響，長白山從山腳到山頂，隨着高度的增加形成了由溫帶到寒帶的四個景觀帶，內有天池，瀑布，大峽谷，溫泉群，銀環湖等三十多處景觀。

登長白山的終極目標當然是觀賞天池，即山頂的天然火山湖。但導遊小姐說，「長白山」有一個解讀是「常常白來」，因為山頂海拔逾二千五百米，長時間被濃霧覆蓋，天池被掩沒於霧中，猶如美女蓋着面紗，難得一睹芳容。遇着天朗氣清日子，還可以耐心等候，待濃霧稍散，便可得窺天池勝景；若遇着陰霾或下雨，則只能嘆句倒霉，與天池緣慳一面了；故此也有說登長白山觀天池是一趟緣分之旅。

據說當年鄧小平一登長白山，便能看到天池；江澤民則三次上山，也未能償願！

琴台客聚

鄭慧書中的張愛玲

黃仲鳴

吾友歐錫文，任職於中大圖書館，平時搜書不遺餘力。一日，途經東頭邨，忽見一阿婆擺地攤，蹲而看之、淘而翻之，不禁狂喜。蓋其中有不少竟是「珍寶」也。問價，竟低至兩元至五元一本。真真便宜透頂也。

歐錫文淘了一疊，可憐阿婆，擲下一百大元毋須找錢而去。隨電於吾，相約賞書。遂在中大飯廳而觀，中有侶倫、秦西寧、鄭慧、司馬文森等。我撿起秦西寧的《曲巷思仇》、鄭慧的《大廈狂想曲》，笑道：「你執到寶了，拿去新亞書店蘇教授那裡拍賣，準拍得三、四百元一本。」

秦西寧者，舒巷城也。可惜那部《曲巷恩仇》，甩皮甩骨，需好好釘裝；鄭慧的《大廈狂想曲》，「樣貌」雖殘，又沒了版權頁，但封面和內文，仍完好無缺。

這批書，全有「陳雲藏書」四字題簽。這個「陳雲」是誰？應當非今日著作多多的香港作家陳雲，也非中共已亡故的陳雲，當另有其人。這位陳雲先生，應是「民間讀書人」，而且還是頗有學問的陳雲。他在某君著的一部推理小說的首頁，標明是森林誠一原著。換言之，這位作家諳日文，譯之寫之而充己作，逃過很多人的目光，卻躲不過這位陳雲的銳目。

鄭慧近年在內地頗「紅」，無他，自從羅孚將她說成是岑凱倫後，內地一些研究者，不經考證，便紛紛「指鹿為馬」，盲從此說，先後有袁良駿、湯哲聲、閻純德等等，鬧出大笑話。

許定銘曾訪問鄭慧的姐姐鄭慧舒，指鄭慧（一九二四至一九九三）原名鄭慧嫻，五、六十年代以《紫薇園的秋天》、《紫薇園的春天》而紅於香港文壇，其時，岑凱倫可能尚未出世，她的作品在八十年代才「蜂擁」而出。鄭慧則已收山了。

鄭慧這部《大廈狂想曲》，彌足珍貴。〈楔子〉有云：

「有人批評我的小說，盡是些都市男女的生活縮影，洋場紳士的眾生相。有人問我：『為什麼不寫些以農村生活為背景的小說？或是勞苦群眾及無產階級間發生的故事？』我坦白的告訴他們：我對這些人物背景都不熟悉。不熟悉的東西就不敢寫……」

由此可見，鄭慧是個頗認真、嚴肅的作家。岑凱倫同寫都市男女，但格調比鄭慧為低。書中有段說及張愛玲：

「……君鈺……是一個小說迷，年青時看過張愛玲著的一本名叫『流言』的散文集，裡面有一篇是描寫在公寓頂層即景的，她把電車返廠的景象稱為『電車回家』，將它們當作一群有生命的動物……」

鄭慧是廣東人，在上海出生及長大，一九五〇年代初才移居香港，對四十年代揚威上海的張愛玲當較熟悉。其時，張愛玲還未竄紅港台，夏志清還沒專文推介，鄭慧已率先寫進小說裡了。

鄭慧是個不可忽視的香港作家，值得我們研究。

■鄭慧可遇不可求的珍本。　作者提供圖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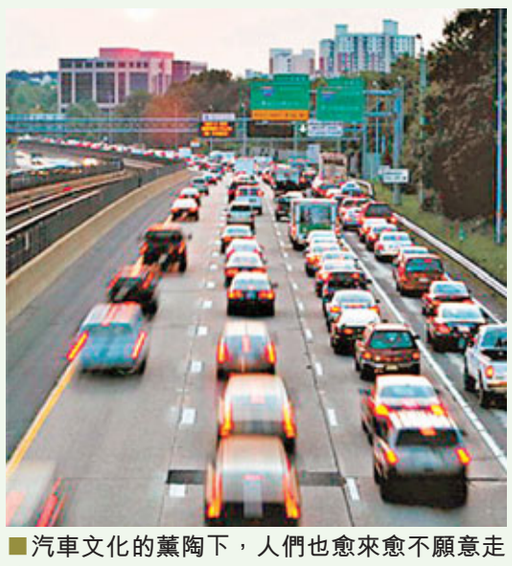
行走的權力

陳曉鳳

走路，本是健康人與生俱來的能力，有時候，卻不知不覺地被現代文明過早地剝奪了。

早年我轉到農村插隊時曾當過赤腳醫生，出河工時經常要晚上回村取藥。四周是沉睡的漫漫田野，頭頂是深藍天幕閃爍星空，呼吸着冬天鄉下寒冷清新的空氣，獨自一人甩開大步，一晚上來回走十幾里路。那些時光非常美好，從此我就愛上了獨自步行。

某日去曾住過的大雜院看老鄰居，遇見一位剛從外邊溜躂回來的老太太，她高興地站在街門口跟我聊了起來。年過80的老人依然口齒俐落、反應敏銳。最讓人讚嘆的，是她那輕快的步子和硬朗的身板，她依然能天天自由自在地在胡同裡外到處逛蕩。這院子離東單、王府井商業街以及景山等城中心公園都不遠。老太太說：「我才不願意跟兒子媳婦一塊住城邊小區的樓房呢，住在這兒多好，天天能出門逛街，一抬腳就乘電車去公園！」可見老太太的腳「野」得很。每天的主要活動就是在大街小巷隨意逛來逛去。



■汽車文化的薰陶下，人們也愈來愈不願意走路。　網上圖片

她的腳也沒法不「野」。她不願跟兒子媳婦住在城市邊緣新買的高樓裡，20年來就一直獨居。老太太有時去兒子那兒，不幾天就跑回來，說悶得不行，不如回來住溜躂着方便。微薄的退休金，讓她既用不起保姆也住不起養老院，耄耋之年的她，買菜、做飯、洗衣、收拾屋子樣樣都得自己來。一次老太太搬個凳子擦空調，不小心掉下來把腿給摔傷了，在家歇了好長時間才在院裡露面。聽着好像挺慘的，可那就是她選擇的生活方式——一人過圖個自在。幹了一輩子活兒的她，到老都保持着北京女工的麻利與勤儉，把獨居小家收拾得一塵不染。廚衛潔淨、臥室清新，地板光可鑒人。只有一生辛勞者，才能這般珍惜而知足地過日子。正是這個操勞命，讓老太太的腿腳如此硬朗。

雙腳是人與世界最直接的聯繫，腳底板一旦離開大地，生命力就會萎縮。讓走路的能力保持終生，是個值得奮鬥的偉大目標。我的婆婆的腳也閒不住。退休前當秘書幹的是跑跑顛顛的活兒，退休後依然不肯休息。一有空就到處去看老同志，她自己病了不當回事，單位誰誰病了她趕緊買了東西去看人家。年過80後一次把腿摔了，勉強在家休了半年剛好就又拄着個拐跑了出去。現在，鄰居跟她差不多年齡的老人都被保姆推着乘輪椅出門，可她還能自己下樓去院裡曬太陽，拄着拐去家附近的小街買東西。這樣不服老的結果，是她近90歲了還是頭腦清楚，還能穿針引線縫縫補補，還能當家。每每看着她彎彎的背影，我總是很崇敬這種堅持。正是這樣的執着地獨自行走，才提高了她暮年的生活質量。

很多依賴汽車的北京人腿腳愈來愈軟，人們就天天進食各類鈣片來壯骨。但醫生說鈣片的補鈣作用其實很有限，補鈣最有效的方式就是鍛煉身體，在合適的陽光下走路，又是最好的鍛煉方式。走路，已成為很多北京人熱愛的鍛煉方式。每個周末，從旭日東昇到夕陽西下，頤和園健康大道上暴走的人都是絡繹不絕。從頭髮花白的老人到剛會走路的孩子，從青春逼人的少男少女到穩重的中年夫妻，大家都在走路，有的嬰兒還在兒童車中甜甜地睡着，就被年輕父母推上了健康大道。有人伴着袖珍音響的節奏快步獨行，有人三五成群邊走邊聊。無論是冰雪交融的嚴冬，還是炎炎烈日的盛夏，暴走族們都永不停步

可惜，「以大為美」的城市卻愈來愈不適合行走：很多上下班要穿過整個城市，馬路愈來愈寬，十字路口愈來愈難過，人行道卻愈來愈窄。汽車文化的熏陶下，人們也越來越不願意走路。適合行走的城市，除了要不缺少藍天、綠色之外，目標距離還不應太遠。街道不要太寬，建築也不要太高。城市幸福感的指標裡，應該有人行道的寬度。

有空的時候，我愛逛東城的那些小街。常常乘車在美術館下車，先逛美術館畫展，然後過馬路逛逛三聯、商務印書館等幾個特色書店。一路慢慢走去，就是繁華的王府井步行街。如果累了，可以隨意地坐在路邊的長凳上休息。這些目標的距離，都是常人腳力所能達到的。可惜北京這樣的街區愈來愈少了。

在藍天白雲下行走城市的感覺真好！踏着旅遊鞋，走過堅實密集的建築，走過那些或嬌媚、或時尚、或純樸的小店，走過屹立在燈市口西街的那座壯麗而滄桑的教堂，走過一個個不同風格的建築，走過與你擦身而過的那些陌生的面孔，這些隨時變幻着城市的場景，濃縮了時空的感覺。在漫長歲月的浸潤下，建築和馬路都似乎有了生命。在這個可以稱為「都市」的地方，你隨時可以進到任何一個感興趣的地方，或者看看新出的圖書，或者瀏覽漂亮的櫥窗，或者就是看看那些在胡同口打牌下棋剃頭閒聊的老北京，羨慕着他們的悠然時光。

■城市愈來愈不適合行走，人行道愈來愈窄。　網上圖片

在城市開車，你卻只能感覺一個龐大無邊的城市，只能在鋼鐵的機器中飛馳過一個個立交橋，看着雲集的高樓一個個飛快地在眼前掠過。不少人的日子就是天天開車在城市來回飛馳，走路的效率已讓人難以忍受。他們寧可飛快地開車去健身房，再飛快地開車回家吃晚飯，認為那才是積極主動的生活。20年前的北京，自行車是主要的交通工具，步行是家常便飯，現在人們富的能買得起汽車了，健康水平卻比不上從前。以前親朋好友中胖子極少，氣色也都不錯；而現在環顧左右，肥胖者比比皆是，很多人氣色蒼白，因為吃得太多，走得太少。

無論貧富貴賤，只要有心情經常邁開雙腿，小心呵護你行走的權力，就是最簡單的幸福。

生活語絲

新加坡賭場

吳康民

友人有金沙賭場的貴賓卡，大概世界各金沙賭場都通用，於是邀請我們同行幾位進新加坡金沙參觀。不料登記進場的手續十分繁複，要用護照登記，而護照竟然要影印存檔。門前又沒有座椅，足足站立逾半小時，手續才能辦妥。早知如此，不來也罷！

不過這是進入貴賓廳，可以坐在客廳上享受免費茶點，在此聊天。既不賭而享受賭仔奉獻，一樂也。

貴賓廳在三樓或四樓，從上俯視賭博大廳，十分宏偉，有逾百張賭桌，幾百具「老虎機」，賭徒密集，蔚為奇觀。樓上無人干涉，可隨意拍照，拍得的一張照片，頗具藝術性。

最有趣的是，貴賓廳門前立有一塊牌匾，標題是「自設止損計劃及自願禁門令計劃」，詳列若干細則，諒為病態賭徒而設。所謂「自設止損計劃」，大概是可以自行規定最高輸錢數額，超過了賭場可以主動禁止再行投注。至於「自願禁門令」，我們沒有看清楚細則，是不是一到賭場，便被禁止入門，或者家屬通知，便可禁止進入。其中許多細則，是為家屬所設，即可由家屬簽署「禁門令」，令賭徒望門興嘆。

新加坡賭場規定，外國人可憑護照進入，如為該國國人，入場費為一百新元，合六百五十港元。高入場費可能使草根階層望而卻步，但富有者及病態賭徒諒不計較區區百元。

開賭有利於繁榮新加坡經濟，更振興旅遊業，但也難免影響社會風氣。正所謂這是一把雙刃劍。許多國家和地區，都對開賭禁頗有爭議。美國各州都可獨立立法，故有的禁賭，有的開放賭禁。中國的海南省則猶抱琵琶半遮面，說是開放彩票業，但有的酒店已經拉出橫幅，標榜「打造東方的拉斯維加斯」。

據說「小賭怡情」，但很難有個界限。特別是在賭場頗有斬獲的人，便心思思一試再試，結果是傾家蕩產、家破人亡者不乏先例。

奉勸到世界各地賭場的，只宜參觀，不可沉迷。

思旋天地

「天宮一號」

思　旋

上周四，香港因颱風納沙掛上八號風球，來去匆匆，天氣惡劣之際，億萬華人觀眾在電視機旁守候，觀看遠在甘肅酒泉的衛星發射中心準備發射由中國全新研發的「天宮一號」太空實驗室升空。據報當時的酒泉市萬里晴空，天氣十分之好。當晚廿一時十六分天宮一號如期升空，到入軌階段共廿三分鐘過程回放，直至從指揮室傳來總指揮宣布：天宮一號發射成功！一直牽動着我心。這是中國成立六十二周年國慶節收到最大份禮物，又一次彰顯中國航天技術進一步突破，取得令人注目的偉大成就。在神州大地，人們追求「蝸居」顯然有點辛苦，料不到遠在天宮實現「蝸居」升級了。中國還將在下個月初發射神舟八號飛船並與天宮一號實施空間交會對接。科技進步發達之奧妙神技真高不可測。

說來可真幸運，有生以來我曾應邀先後兩次到過甘肅酒泉衛星發射中心參觀訪問，並曾在現場近距離親眼目睹衛星發射實況。曾激動地說：「身為中國人而驕傲自豪。夢想有一天如嫦娥奔月登陸月球哩。」

金秋時節秋高氣爽最宜旅行是也。內地今年「十·一」黃金周有七天長假。香港斷斷續續連着重陽節也可有五天假。友儕來電問，可否介紹秋遊景點。我愛賞花草樹木，秋天紅葉景色怡人，不過，各地楓樹的葉變色有季節，到秋天才會變紅色、橙色和黃色。姨甥小黎剛從加拿大多倫多返港公幹，他稱九月的多倫多已見遍地楓葉紅了，壯觀得很。短假期不妨飛到日本北海道，此正是賞楓葉之時。上北京國慶觀禮朋友不妨到香山、西山公園碰碰運氣，看看楓葉紅了未？若然黃金周往戈壁遠遊的朋友，我介紹觀賞世界難找、最堅毅頑強生命力的胡楊林，初秋胡楊林如披上金黃外衣，在陽光下發射幻光美景。美極了。

詩幻留形

調景嶺與文學思考

陳智德

上周六，九月二十四日，我在香港中央圖書館的文學月會上擔任講者，講題是「旗幟的倒影，調景嶺1950-1996——兼談趙滋蕃《半下流社會》、張一帆《春到調景嶺》、鍾玲玲《玫瑰念珠》、林蔭《日落調景嶺》及其他」，該次文學月會也作為香港中央圖書館十周年暨香港中文大學香港文學研究中心成立十周年的誌慶活動。望向會場上，蒞臨的觀眾比預期中要多，由中學生至年長者都有。為配合主辦者設定的主題「文學與空間」，我選擇談論五十年代至二千年代間幾部寫及調景嶺的小說。

今天的調景嶺，是地鐵一條支線的終站，唯稍具資歷的香港居民都會記得，調景嶺曾是一處負載特定歷史意義的地方，當一九九六年政府清拆該處時，曾引起廣泛報道，不同電視台都分別製作過新聞特輯。九十年代初以及中期，我由不同的同學和朋友引領，曾到調景嶺遊玩幾次。該區是一處寧靜而優美的社區，依山勢分為不同區域，近海邊的小街道，有若干舊式店舖，也有不少外省風味小菜館和麵館。由於我曾在台灣讀大學，很喜歡調景嶺的小鎮設計，印象特別深刻，它與台灣的一些小鎮有許多相似的地方，也許因為彼此的源頭也很接近。

在台灣讀大學時，也有一些來自香港的同學是調景嶺居民或曾在調景嶺唸中學，故也聽他們講述過很多調景嶺的故事。當中陰暗與快樂的故事都有，當然還是快樂的回憶較多。有時，我也不免觸動，嚮往那種溫暖、親切。及後涉獵香港文學，從文學作品中讀到更多歷史層面的描述，深感文學與歷史和空間之密切相關，閱讀和欣賞文學，重要的關鍵確然是更大範圍下的人文關懷；倘若失卻用心的關懷；真實的體驗和人情，文學只是一堆播弄語言修辭的文字，沒有思想價值。